

从首饰用具看唐代服饰文化

谢西川

摘要 首饰文化是唐代服饰文化中最具光彩的组成部分。簪、钗是唐代普遍使用的头饰用具,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丰富,代表着中原本土文化;而戒指和耳环的使用则并不普遍,刚刚开始萌芽,反映了外来民族的文化传入,二者结合就反映出唐代的时代特点,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蕴。

关键词 唐代 簪 钗 戒指 耳环 服饰文化

唐代是中国服饰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,这一时期继承了魏晋时期的打破礼教束缚、崇尚新奇的审美标准,同时也吸收了异域服饰的精华,形成了辉煌灿烂的服饰文化,为华夏服装文化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唐代在服饰文化方面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,究其原因,是与其政治明通开放、经济高度发达、文化交流频繁密不可分。唐代的服饰文化兼容并蓄、承前启后,可谓辉煌灿烂,异彩纷呈,其中首饰文化是唐代服饰文化中最具光彩的组成部分。在唐代诸多的首饰中,簪、钗、戒指、耳环最具有代表性,且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蕴。

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簪、钗,它们是唐代普遍使用的头饰用具,形式多样且种类繁多。簪、钗因形制类似,故而通常互相代替使用,略有混淆。实则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:簪的基本形制是一头尖,一头钝,尖的一头插于发中,钝的一头留于发外。而钗的基本形制是上端为连在一起的钗头,下端为分作两股的钗脚,同样是钗脚插于发中而钗头留于发外。钗应当是由簪发展而来的,因其钗脚分作两股,故可以更为牢靠地固定头发。另外,虽然唐代男女皆为长发,但男子只用簪而不用钗,女子则两种皆用。

簪在唐代的实用功能之一是固定发髻。杜甫名句“白头搔更短,浑欲不胜簪”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。这项功能最早约出现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。山西襄汾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发现过头插骨簪(即骨簪)的女性骨架,可见我们的先民早在此时就已经将头发束起来,再用簪将其固定。簪上往往刻有花纹,并且在其顶端悬垂着穿有珍珠的丝线,使其兼具实用和装饰的双重功效。其装饰功效也是青年女子爱美之心使然。

簪在唐代的另一重要功用是固定冠。古代的帽大,可以戴住头部;但冠则小,只能戴住发髻,这就需要用簪来固定冠。具体作法是将头上所戴的冠用簪从冠旁孔中横贯到发髻中,由另一旁的孔中穿出来。有时为了固定得牢靠,也用双簪从左右分别对插。固定冠的簪称为衡簪。衡簪插进冠中固定于发髻之后,还要从左右两弊端用丝带拉到颌下拴住。丝带的颜色和簪的质地根据地位身份不同而各不相同。据史料记载,唐代从天子到普通官员,所用的簪都有着严格的规定:天子所戴冠通常用玉簪导,也用犀簪,遇有登基、封禅等重大场合则用金饰玉簪导;皇太子之冠皆用犀簪导;而群臣三品以上用宝饰角簪导,三品以下至九品用角簪或牙簪导^[1]。簪的质地不同,就意味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异。

簪除了固定发髻和固定冠之外,还有一些特殊的形制,如簪笔和簪貂尾,则既起装饰作用,又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。此外,还有一种簪的特殊形制是簪花。早在汉代妇女就爱好髻上簪花,唐代妇女更为盛行。

钗是我国古代妇女用来绾发的一种首饰。早在先秦时代,我

国妇女就已经佩钗,此后历久不衰,以至于“裙钗”一词成了古代妇女的代称。唐代妇女对头部化妆十分重视,发式与发髻变化也十分复杂,头上插戴的首饰既承袭前代遗风,又有刻意创新,可谓丰富多彩。

唐代的钗仍是钗脚分作两股,但不同于前代两钗脚同长,还出现了一股长、一股短的钗,以方便插戴。钗由两股脚合成,看似分离,实则有钗头相连。两钗脚相辅而成,不能去其一而独立存在,故而也通常被视为爱情的象征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就借金钗表达了玄宗对贵妃的一番相思之情:“唯将旧物表深情,钿合金钗寄将去;钗留一股合一扇,钗擘黄金合分钿。”

钗的造型丰富多样,名称也十分形象,多以钗首的造型而命名,如燕钗、花钗、凤钗等。制钗的原料也很多,如金、银、铜、玉、骨、象牙、玳瑁、珊瑚、荆、瑟瑟、琉璃等等。据记载,唐末“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”^[2],且言“琉璃”乃“流离”之谐音,为唐末僖、昭诸帝流离播迁之兆。

唐代诗词中关于钗的描述为数不少,诸钗的造型中以步摇最为华丽,是唐代贵妇佩戴的一种首饰。步摇即步则摇也,约兴起于汉代,是汉代妇女首饰中最为时尚的一种。佩戴时先用笄将义髻固定在头上,另加熊等六种动物的饰片作为装饰,再在黄金山题上用白珠穿成的桂枝和九种花枝相配,金碧辉煌。当佩戴者走动时,那白珠随着脚步摇动,能够化静为动,扩大视觉空间,更加引人注目,平添女子几分妖娆婀娜之美。到唐代时,更将钗头处改进为一根小弹簧,加大了步摇的幅度,十分精巧。

钗与簪一样,在唐代有着严格的佩戴规定,其中皇后“首饰大小华十二树”,皇太子妃“首饰华九树”,命妇中一品“花钗九树”,二品“花钗八树”,以此类推,五品“花钗五树”。这里的花钗几树,就是指几枝花钗,说明唐代女子的正式服饰中是以花钗的数量来决定其地位之高低的。

与钗、簪相比,唐代戒指和耳环的使用则较少。无论是文献资料,还是考古文物资料,戒指和耳环也较钗、簪等少得多。它们虽然使用范围不大,但却由此也能反映出唐代文化的另一侧面。

戒指在唐代使用上有这样一些特点。首先,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区、对大部分人来说,还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装饰品。其作为珍宝、信物使用,而并不戴在手指上。《异苑》卷6有一条记载说沛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,临别时,“女泣曰:与君一睹,后面无期,以指环一双赠之,结置衣带,相送出门”。在这里,女子没有将戒指戴在男子的手指上,而是结置于衣带上,说明自南北朝到隋唐,虽也使用戒指,但大部分人并不把它戴在手指上,换句话说,就是当时还没有戴戒指的习惯。当然,不能否认当时也有将戒指戴在手指上的。估计这主要是北边少数民族的

习俗。

其次,戒指在唐代似乎仍是带有浓郁少数民族或外来文化色彩的装饰品,同时还具有某种神秘色彩。汉代以来,从西北到东北,某些少数民族的成员有戴戒指的习俗已为考古发现证明。于是,似乎可以这样说,唐代的戒指主要是为胡族或受胡族文化影响较深的人所佩戴。而在其他人的眼中,则其被视为一种异域文化色彩浓郁的珍宝的可能性仍然较大。

刘禹锡曾说杨贵妃“指环照骨明,首饰敌连城。将入咸阳市,犹得贾胡惊”^[1]。其实史籍中只有杨贵妃戴臂钏而没有戴戒指的记载,刘禹锡这里说“指环照骨明”,不过是说杨贵妃的首饰珍奇而已。与前代一样,戒指具有的这种神秘性反映在文献中,就是涉及戒指的记载绝大多数都与神鬼、死人有关。这或者也可以间接证明唐代戒指所具有的某种神秘性质。

再者,唐代有关戒指的记载又仍然多与婚姻相关。这除了受胡俗的影响外,或者还有佛教的影响在内。但是戒指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似乎还不具备西方文化中所有的“订婚”意义。因为戒指在当时虽然成了某些男女交往的一种信物,但却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。史料中有王氏子妇赠李章武白玉指环,并赠诗曰:“捻指环相思,见环重相忆。愿君永持玩,循环无终极。”^[2]这是取指环的“循环”之意。这样,无论“还”还是“循环”,含义都与西方习俗中的“订婚”不同。这或者可以说明,戒指在唐代虽与婚姻有联系,但相对而言,似乎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。但是到了晚唐,可能一些了解西方习俗的士人知道或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“订婚”意义。史料说韦皋与玉箫告别,“遂为言约,少则五载,多则七年,取玉箫,因留玉指环一枚”^[3]。这里的指环就有了比较明确的“订婚”的含义。当然,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在唐代可能很少见,但文献中明确有将戒指戴在中指和无名指上的记载,还是说明晚唐人对戴戒指的外国习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。

于是,可以这样认为,戒指在唐代,虽然可能在北方某些少数民族中流行,但就唐朝大部分地区而言,仍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装饰品。此外,戒指在唐代依然与婚姻有关,但其含义仍不固定,传统文化意义可能仍然大于外国文化意义。只是到了唐代晚期,才似乎有些士人对外国习俗中戴戒指的意义(如订婚)以及佩戴方式(如戴于中指或无名指等)有了一定的了解。

耳环是一种重要的首饰或耳饰,就唐代的耳环而言,它也和戒指一样,使用范围较窄,现在我们就简略地介绍一下唐代耳环的使用情况。

“耳环”一词出现较晚。那么,当时汉族的耳饰称什么呢?主要被称为“珥、珥、珥”等。这些名称早期大致都指“充耳”之珠,似非耳环,也并不穿耳。例如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珥,珥也”;“珥,以玉充耳也”^[4];《尔雅翼》卷二一曰:“珥,音当,充耳珠也”;《集韵》卷三“珥,充耳也”。到后来,出现了穿耳的珥,但那是学的蛮夷,并没有流行起来。所以虽然汉刘熙《释名》释“珥”为“穿耳施珠”,但此后的字书如上引《尔雅翼》《集韵》等仍释“珥”为“充耳珠”。

从理论上推测,唐朝的汉族,不论男女,可能都不应戴耳环。因为“穿耳”与儒家的理念相悖。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《孝经》开篇即说:“子曰: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。”自儒家独尊的地位持续数百年后,唐朝以“孝”治国。儒家的思想加上皇帝的权威,相信这一要求或规则会约束当时人的行为方式。因此,我们或许可以强调,首先从唐代的思想、礼俗环境考虑,一般的唐人不戴耳环的。现在我们查唐代文献,有关唐人戴耳环

的记载几乎不见。大概到了晚唐五代,才有类似“耳坠金钗”的词语出现。而这与上述五代时“耳环”一词的出现大致同步,不能视为唐朝的一般情况。

我们再看文物考古资料。从传世的唐画和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看,虽然绘有大量人物包括帝王皇族、后宫侍女、朝廷贵人、平民百姓,但几乎找不到有戴耳环的形象。出土文物中有耳环、耳坠,但很少,且大多都是出土位置和墓主人身份族属不明。

由上可知,文物中有关耳环的情况与文献记载的情况是一致的。这样,我们就从文献与文物两方面证明了唐代的一般人不戴耳环或耳坠。

但是唐代的一些少数民族或外国人则戴耳环或耳坠,并且明确是“穿耳”而戴。这种“穿耳”的习俗因不符合唐人习俗,因此被特别记录下来。例如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七《南蛮西南蛮》“婆利国”条记其国“人皆黑色,穿耳附珥”。“婆利国”人是“昆仑”人的一种,而“昆仑”人大都戴耳环。

由上可知,唐代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外国人穿耳戴耳环,且不论男女。但是显然,这些“穿耳戴耳环”的习俗没有影响一般唐人。今天,我们所看到的唐代寺院壁画或塑像中,有的菩萨、天王、力士像等却戴耳环。而这些形象之所以会戴耳环,似乎源于他们本身便是少数民族或外国人,这样“胡味”便更浓一些。特别是四大天王像,基本都是“胡形”,所以戴耳环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这一事例告诉我们,唐人确乎将“耳环”视为外国器物,将戴耳环者视为“胡人”。唐人一直将戴耳环这一习俗视为外国习俗,也就同时把耳环视为外国器物,把戴耳环者视为少数民族或外国人的显著特征。在此情况下,中国味道浓的神自然一般不戴耳环,而像四大天王那样戴着耳环的,一定是威力更奇异、“胡味”更重的神了。

总之,簪、钗、戒指、耳环等这些首饰用具,在唐代可谓辉煌灿烂,异彩纷呈。如果说簪、钗代表的是中原的本土文化,那么戒指、耳环则是外来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。文化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,同样也是历史在生活、艺术上的反映,随着西晋以来的民族大融合,各种文化在中原地区竞相开放、争奇斗艳,并在冲突中逐渐融合,造就了唐代这样一个开放、丰富的文化环境。簪、钗文化的继续丰富与发展,戒指、耳环文化的初生与萌芽,二者相辅相成,相映成趣,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意蕴当是唐代服饰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(宋)欧阳修.新唐书(卷35)舆服志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2](宋)欧阳修.新唐书(卷17)五行志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3](唐)刘禹锡.刘宾客文集(卷26)马嵬行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.
- [4]太平广记(卷340)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9.
- [5](晚唐)范摅.云溪友议.
- [6](汉)许慎.说文解字.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本,1963.

谢西川 山西大同大学大同师范分校教研室 讲师
(责编 高生记)